

CC 13

書叢題問事時際國

史政專閱軍部一：史本日

著夫少卜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題問事時際國

史政專閱軍部一：史本日

著 夫少卜

輯編社譯編際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G. E. R. S.)

國際時事
問題叢書

日本史——一部軍閥專政史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卜少夫

編輯者 國際編譯社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南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國際時事問題叢書

編輯委員 周鯁生 李聖五 高宗武

張有桐 程滄波 樊仲雲 朱樸之

林柏生 龍大均 薛典曾 連士升

主 幹 梅思平

目次

從軍閥到軍部.....	三五
軍部與軍部大臣.....	三八
軍部勢力的根源.....	四〇
軍部大臣的制度問題.....	四二
從田中奏摺到國防小冊子.....	四九
陸海軍意見的分歧.....	五三
軍部中的派系.....	五六
各派的明爭暗鬪.....	六一
宇垣大將與宇垣系.....	六五
關於荒木・荒木系.....	七八

中立派與「今西郷」……………四二

所謂少壯軍人……………四五

薩摩・長州・佐賀・土佐……………四九

軍部往何處去……………五四

附錄……………五六

(1) 陸軍之沿革……………五六

(2) 海軍之沿革……………六〇

(3) 兵役……………六二

(4) 現役定限年齡……………六五

(5) 武官俸給……………六六

日本史——一部軍閥專政史

艾迪 (Sherwood Eddy) 曾在世界的危境一書中論到日本，他說：

『日本在中國所挑起的戰爭，顯出日本軍閥和政閥久持不下的頂點。』

九一八日本侵入瀋陽的時候，艾迪博士恰在當地；一二八上海戰事爆發，他又來上海，所以他對於日本軍閥的暴行野心和當地實在的情形是明如觀火的。他這一次在遠東費了五個月的時間，在蘇聯、東三省、朝鮮、中國和日本觀察，纔寫了這本世界的危境 (The World Danger Zone)。現在的情形，雖和九一八時代略有不同，但日本向世界挑戰的姿態，以及大陸政策之一貫的推行，還是沒有改變。

軍閥與政閥久持不下的結果，造成了日本向中國的侵略戰爭，我們祇能承認這是一種浮面的，或是橫的理由，而不是內在的，或是縱的理由，倘使我們仔細地探究到日本歷史，則我們便不難

恍然於今日日本之在國際舞台上所扮演的一副臉嘴與功架，實在是有其因襲的原因的。

在明治維新以前，自聖武天皇藤原氏始盛時起（西元七二四）至明治維新王政復古時止（一八六八）這一千一百多年間，一直是軍閥政治，弄權僭政，禍國殃民，簡直是無惡不作。舉個例子，如藤原基經廢陽成天皇，另立光孝天皇（八八五），開臣子廢立皇帝的始例。「平治之亂」（一五九）藤原信賴源義朝舉兵造反，將後白河上皇及二條天皇都幽囚起來。平清盛削平「平治之亂」後，繼起攝政，幽囚後白羽法皇，逼死六條天皇，及平氏兵敗，甚至挾安德天皇共投於海（一八三）。源義仲亦於此時兵劫後鳥羽天皇。源氏既衰，北條氏繼起，陪臣秉國，舉兵犯闕，放廢四帝，兵連禍結，兇餓更熾。北條氏滅，降將足利尊氏繼起（二三一九），其禍更烈，逐走後醍醐天皇，弑皇子，自立光明天皇，建立北朝，自是南北朝分立六十餘年。政崩綱解，國已不國，而軍閥的驕滿專恣，尤其無以復加。足利義滿築殿僭服，自擬如皇帝，公卿進朝，皆先下階跪拜於其殿前（時在一三七五年）。降及德川氏，幕府政治綿延而下，仍是大權旁落，太阿倒持，幕府就是政府，天皇不過守府而已。直至十九世紀末，歐美各國的鐵艦大砲不斷打來，幕府既擋不住外患的侵襲，基礎始漸動搖，尊王攘夷

之說大起，纔打開討幕廢藩的機運。

回看這一千多年的日本軍閥史，說日本軍人忠君，何嘗忠君？說日本軍人愛國，何嘗愛國？日本軍人忠君愛國的美譽，完全是明治大正兩朝的軍人掙得的，他們的先輩不能掠美，他們的後代也不能竊譽。我們仔細一讀日本史，幾乎就是一部軍閥專政史。我們若不肯認歷史是有因襲性的，則日本歷史上的軍閥毒菌，仍不免要遺留在現在日本軍人的血液中；甚至經過多年的培養，而更繁殖活潑起來。即在明治初葉討幕廢藩後的「西南之役」，「西鄉隆盛負全國盛譽，竟因「征韓論」的一言不合，便舉兵作亂，以至兵敗身死。那還不是軍閥作亂的重演嗎？賢者尚且如此，不肖者更無論已。

近年來日本軍閥的動靜，很令人震驚。他們蹂躪憲法，毀棄明治以來的議會政治，一再發動武力政變，劫持皇室真意，公然殺害元老重臣，假忠君愛國之名，行欺君竊國之實。以鐵腕橫亘於廟堂之上，使皇室憂瘁，朝野箝口；以利爪飛揚於國家內外，使萬民憔悴，世界側目。明治五年（一八七二）

明治天皇下改革兵制之詔，說：

「朕賴天地祖宗之靈，行吾邦二千餘年來未有之變革，封建之制，復爲郡縣，海陸兵制亦不可

不因時而制宜。往者太阿倒持，兵權歸於將門，「迨乎季世，將驕兵惰，國亦隨弱。朕心痛之！」

請看現在日本的情形，是不是「太阿倒持，兵權歸於將門」？是不是「將驕兵惰，國亦隨弱」？

日本軍閥的陰謀，已在各種文獻及行動上暴露出來了。他們的所謂法西斯政治如完全實現，那不僅是軍閥還原幕府復活，並且還要超過之。因為他們在幕府的驕縱專恣之外，更加上他們所擅長的陰險詭譎。因為幕府的僭上專擅，大眾皆知，直捷明瞭，其罪惡皆自承之。現在的軍閥，則陰險曖昧，上欺下，將把整個的日本國家，裝入軍閥的革囊內，而後投入不可測的深淵。這不僅是日本國家的大危險，同時，它更將給與東亞和平以及世界大局以最大的威脅與不安。

因之，我們對它作個詳明的解剖，其意義將不僅在於認識近代日本政治演變上的一種特殊勢力而已。

從軍閥到軍部

從日本的歷史上看來，我們知道日本的歷史是和歐洲各國的歷史，按着同一形式發展的。最初是氏族制度。氏族制度衰落後，因和中國及朝鮮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而中國的中央國家政權思想影響了日本，於是才有「大化革新」——蘇我大家族將政權集中在家族首領或天皇手裏。等到後來封建制度更發達，所謂天皇的權力乃更削弱。所以第八世紀末年，大權完全是操在當時最富的貴族家庭藤原手裏。封建制度雖統治了整個日本，但各地形式不一，於是東北部的封建主源氏與中部及西南部的最大封建主之間發生鬭爭，最後源氏獲得勝利，乃稱將軍（即幕府時代開始，軍事政府之首領也。）至於那些小采邑，後來代之而發展的，是大的封建諸侯了，他們的首領叫做「大名」。「大名」與「大名」間也不斷有着鬭爭，將軍雖擁着天皇坐鎮京都，但「大名」們也開始進攻將軍。在十六世紀六十年代，「大名」中有一個叫做織田信長的開始征服了許多其他的「大名」，而自己坐上將軍的椅子，統一整個日本。織田死後，豐臣秀吉，一直到德川家康。德川

將軍制度存在了差不多二七十年，在一八六八年便結束了。於是政權還諸天皇，這就是明治維新。而此種封建制度的崩潰，可以說全部是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所促成。而在最初參加排斥外爭中，主要的「大名」和武士（是大名的部屬，也叫做家臣。）就有島津、長州、土佐、肥前等。明治維新，在表面上政權雖還諸天皇，明治自然是個極英明的人物，但是舊日的這些將軍，「大名」武士及其後裔，——封建軍閥的人物，仍隱然保留着其潛伏的絕大勢力，並且門戶之見，井然不紊，這便造成兩大軍閥勢力集團，——長州閥、薩摩閥交替地把握明治時代的政權。（姑以內閣制度為例。內閣制度之初，總理大臣一席，是由長、薩兩閥平均分配着的。初代是長之伊藤，二代爲薩之黑田，三代爲長之山縣，四代則是薩之松方，五代再爲長之伊藤，六代再爲薩之松方，七代爲三度、長之伊藤，除八代爲政黨方面的大隈外，九代、十代又爲山縣與伊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共三十五代內閣，軍人內閣即佔去二十代。）

明治與大正兩代中，日本建國基礎尙未完固，所以在這一時期努力吸收西洋文明，換言之，封建制度下的軍閥爲資本主義文化所眩惑，深深感到本身的力量，對內不足以完成一個近代型國

家，對外不足以與列強並駕。其間雖埋首於各方建設，曾過着一段沉默時期，但甲午之戰與日俄之戰兩役的倖勝，給與日本軍閥們一個飛揚跋扈的機會，使他們從此一方面是不再重視政黨政治，一方面是養成驕橫的自信，以爲列強毫無可畏，日本已居於東亞盟主的地位。等到九一八，一二八後，日本政治的實質，實際上已回復到德川幕府時代的形態，荒木貞夫就是彰明較著地表示這一變革的代表人物。

軍人高於一切，自「非常時」的口號提出後，元老，重臣，政黨，財閥，都唯軍閥的馬首是瞻。不過他比德川時代是進步了，有所謂主義，有所謂組織，也有所謂政策，而在對內攫取政權，對外肆行侵略時，手段也較前毒辣而又巧妙得多。於是便有個「軍部」的名稱，喧騰世界。

軍部與軍部大臣

日本的報紙上，天天發現有「軍部」這個名詞，天天也談着「軍部」，然而「軍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有人認爲「軍部」是代表日本的「皇軍」之全部軍事機關而言，比如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及陸海軍兩省上面的元帥府和軍事參議院，師團司令部與關東軍、鎮守府與艦隊……等都包括在內。

有人認爲「軍部」單是指陸軍省而言，因爲近來陸軍方面在政治上常取着一種積極的態度，而海軍多操着消極的態度原故。

又有人說：「軍部」就是代表荒木貞夫所率領的少壯軍人的一個組織，而由荒木領導着操縱着的。

這三種看法都是對的，也可以說都是不對的。

役軍人，無論是國會議員，或是自治團體的議員，他們都沒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不僅此也，並且禁止現役軍人與一切任何政治機關發生關係，加入政治的結社，因此，軍人方面可以說沒有政治的意思，然而軍人並不是不能干與一切的政治機關，比如陸軍省，海軍省這類政治機關，就非常需要現役軍人來管理不可。而陸海軍大臣必需現役軍人擔任，軍人就霸佔了陸海軍省。雖有明文規定禁止軍人干與政治，但即以陸海軍省作根據，已足夠操縱全部日本近代的政治了。

然而大臣的意思，未必就是軍部的意向。往往幕後活躍着的腳色，卻是外面表現出來的意思之中心。所以無論如何，在今日日本政治舞台上，他們是最重要的腳色。

軍部勢力的根源

軍部之勢力的躍進，誠然是受「非常時」之賜，但它的養成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關於日本軍部勢力的根源，有種種的解釋。有人以為軍部之有左右政局的權力，是由於日本的官制之特殊情形所致。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與軍令部總長都有所謂「帷幄上奏」（即軍機軍令之事可不必經過內閣而直接上奏於天皇）的特權；其次，陸海兩相應由現役陸海軍大將或中將中選任，通常由前任陸海兩相推荐，所以不得現役陸海軍人的同意，內閣便無法組成，並且陸海兩相不必與全體閣員同進退，單獨辭職，即可使內閣坍塌，這種官制上的特徵，誠然與軍部的權力有關（註：以下當論及）。但我們以為這決不是它的主要的根源，而只是副次的原因，我們再問一下，為什麼日本有這樣特殊的官制呢？我們就不得不進一步，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質，來探求軍部的勢力的根源。

第一，日本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是不徹底的，一開頭便見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的妥協，因此半